

Manet

Degas

Monet

Pissarro

Sisley

Renoir

Cézanne

Seurat

Gauguin

Van Gogh

Toulouse-Lautrec

SOUVENIRS D'UN MARCHAND DE TABLEAUX

我见证了法国现代艺术史 画商沃拉尔和他的画家朋友们

作者：[法] 安·沃拉尔

译者：陈训明

最真实的
19世纪末欧洲
艺术名流的

八卦艺术史

这是难得一见的欧洲文化史一手文献资料
展现文学艺术大师们并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丰富的图文组合

富有生趣的行文语言

具有学术和市场双重价值

艺术是如此辉煌

让我们随着一个画商撰写的艺术回忆录

回到激情澎湃的黄金艺术年代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SOUVENIRS D'UN MARCHAND DE TABLEAUX

我见证了法国现代艺术史

画商沃拉尔和他的画家朋友们

作者: [法] 安·沃拉尔

译者: 陈训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见证了法国现代艺术史:画商沃拉尔和他的画家
朋友们/(法)安·沃拉尔著;陈训明译.——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ISBN 978-7-5520-1973-5

I. ①我… II. ①安… ②陈… III. ①艺术史—法国
—现代 IV. ①J156.5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5500号

我见证了法国现代艺术史 ——画商沃拉尔和他的画家朋友们

著 者:[法]安·沃拉尔

译 者:陈训明

责任编辑:霍 覃

封面设计:周清华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印 刷: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毫米 1/16开

印 张:16.5

插 页:14

字 数:394千字

版 次: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973-5/J·059

定价: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二次文艺复兴的见证（代序）

陈训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前期是一个巨人的时代。这一时期涌现的巨人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批；这些巨人不是温文尔雅、驯服恭顺，而是狂躁激烈、立异标新……于是才在短短的数十年间爆发两次震天撼地的世界大战，才出现流派众多、个性鲜明的现代派。

“二战”之后，虽然毕加索、达利等现代派大师依然健在，继续创作出许多优美的作品，虽然后现代主义并非全无可观，但是毕竟已经进入侏儒时代，巨人时代的恢宏气象已难寻觅了。

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生在巨人时代而又有幸接触巨人者，即使是天生的侏儒，也会多少沾染一些巨人的气息。本书作者安布鲁瓦兹·沃拉尔（Ambroise Vollard, 1866—1939）就是这样的一个幸运儿。由于经营绘画，他得以接近塞尚、马奈、雷诺阿、德加、罗丹等大师，亲眼看到这些巨人如何蔑视“笨蛋”“白痴”“怪物”“疯子”等谩骂，如何战胜世俗的无知与官方的偏见，取得辉煌的成就；对于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毕加索、马蒂斯、夏加尔等新一代巨人，他也有所接触。丰富的阅历加上讲故事的天才，使他把这本回忆录写得有声有色，不落窠臼。您在这里可以看到巨人们对自己的要求是何等严格：把绘画视作“命中注定劫难”的塞尚如何毫不心痛地毁掉自己不满意的作品，罗丹如何不顾崇拜者们的哀求把其雕塑砍得粉碎，而德加毁掉自己长期心血的结晶仅仅是为了获得一切从头开始的欢乐；您在这里会惊奇地发现，不仅世俗之辈对天才们有眼无珠，连大师们之间也未必真正相互理解：马奈始终认为雷诺阿画画是选错了职业，而其成名纯属偶然；左拉一直遗憾塞尚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否则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至于他们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作者也似乎无心作了巧妙烘托：同眷恋家庭、喜爱鲜花的雷诺阿形成鲜明对比，德加憎恨家庭，更憎恨鲜花——在这位大师的眼里，鲜花与美人的界限绝不容混淆；塞尚崇拜波德莱尔，不容许别人对他

的这个偶像说半个“不”字，雷诺阿则公然宣称这位诗人和福楼拜都是他最厌恶的对象……

置身于巴黎这个现代派的发源地和中心，沃拉尔受到的不是个别大师，而是整个潮流的影响。作为一个画商，他不满足于仅仅只是卖画赚钱，还精心出版了图文并茂、装帧考究的书籍，自己撰写回忆录、专著乃至小说，甚至忽发奇想，让美术家为文学家评奖——可以认为这是美术家纷纷涉猎文学禁脔这一现代派特征的反映。与中国诗画一律、画家多擅诗文的传统不同，直到19世纪中期，在整个西方文艺界，只有作家或诗人兼习绘画以为余事，而鲜见画家长于诗文者。印象派画家虽说与文学关系密切，但其自身还未产生同时从事文学创作的欲望，尽管与他们同代的罗丹已显现出过人的文学才华。我认为，第一个有意识地从事文学创作的现代派画家是高更，他的《诺亚·诺亚》和《前与后》都是诗意盎然的文学作品，但毕竟还需要文学家的帮助。其后马蒂斯喜作散文，毕加索醉心诗歌，夏加尔的自传别具一格，达利的文才更不下于专业作家^①……凡此种种，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美术、音乐、戏剧和电影等现代派文艺运动空前的一体化，并与哲学和整个社会思潮一起，在西方实现了第二次文艺复兴。

如同第一次文艺复兴的实质和意义迄今尚未被世人充分认识一样，对这第二次文艺复兴内涵和作用的真正理解还需待以时日。可以相信，沃拉尔的这份见证，将为我们重温这一巨人时代的历史提供有益的启迪。

1998年4月15日写就

2016年9月1日修改

^① 参见陈训明译：《毕加索诗：五首》，《诗选刊》1985年第6期；陈训明译：《我的生活——夏加尔自传》，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陈训明译：《达利的秘密生活：一个天才的日记》，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引言（关于要我写回忆录的最初建议）

有一天，在C夫人家做客时，我们在晚饭后谈起各种宗教的优点来。当问及我的意见时，我坦率地说，若是我必须作出选择，那么我要说我最喜欢的是犹太教，排在第二位的是新教，最后才是天主教^①。

“可是，恕我好奇，沃拉尔先生，”女主人问我，“您为什么这样想呢？”

“夫人，在我出生的国度里，人们不会遭受穿堂风的伤害。这是因为，上犹太教堂时不准脱帽；上新教教堂时虽说得脱帽，但是教堂里相当暖和；而在天主教堂里，人们都站在到处是缝隙的冰冷的大厅中，任呼呼直叫的穿堂风袭击。”

“您的观点既然如此与众不同，”女主人又说，“您或许应当写一部回忆录。它肯定会很棒。”

她的建议令大家非常开心，特别是我。

由于某种奇特的巧合，不久之后，美国一家大出版公司的代表布勒德里先生也来访问我，建议我写回忆录。尽管内心十分高兴，但我还是拒绝了。我说，我不明白读者怎么会对我关于自己一生见闻的讲述感兴趣。此外，我还毫不隐讳地对他说，我写作很吃力，也就是说，我写得很慢。

“这有什么关系！您要多少时间，我们就给您多少时间。”

布勒德里先生当即从衣袋里抽出一份合同来，说：

“您只需签个字……就在这儿……有‘十’字符号的地方……”

于是，我机械地签了字。在这之后，客人把一张填好数目的美元支票放在桌上。他发现了我惊奇的神色，说：“这是您手稿的预付款。”

“我若是未能把它交给您就死去，那您的公司岂不是白花了这笔钱吗？”

“怎么会是‘白花’？您认为发表这样的消息会一文不值吗？‘里特·布劳温公司获得了出版沃拉尔先生回忆录的专有权利。’不，在先生的名字前面还得加上‘伟大的’三个字。”

^① 法国人普遍信仰天主教。

“既是这样，还不如把这书名定为《一个著名画商的回忆》（Souvenirs d'un Marchand de Tableaux）^①。您看如何？”

“的确……为什么不这样定呢？很不错……”

我暗自寻思：“好的广告可能会带来大钱，可是在法国，用这种花招却未必能让人去买书。”

一天晚上我到弗拉马利昂书店去时，见这位来访者正在那儿翻书，一本接一本地把它们扔到一边。我听见他自言自语地说：“现在还没有谁像个大作家。”他刚挑选出一本维克多·雨果的《受歧视者》，忽然发现了新书架上的一本小册子。

“啊！”他惊叹道，“这就是那本书。一位批评家说它比雨果的作品还要好。”他把《受歧视者》放回原处，断然拿起克洛德·法雷尔^②的《领袖》，向交款处走去。

① 即本书首版原名。

② 克洛德·法雷尔（1876—1957），法国作家。

目录

Contents

第二次文艺复兴的见证（代序）

引言

一、从留尼汪岛到蒙比利埃法学系 / 1

二、赴巴黎的最初印象 / 9

三、在巴黎 / 13

四、我的尝试 / 22

五、蒙马特，1890 年 / 33

六、拉菲特街 / 38

七、地下室里的晚餐 / 59

八、爱好者与收藏家 / 74

九、在卢浮宫马奈《奥林比亚》画前 / 101

十、从梅索尼埃到立体主义 / 107

十一、我认识的几位名人 / 160

十二、安布鲁瓦兹·沃拉尔：出版家与作家 / 178

十三、战争与战后年代 / 211

十四、我的旅行 / 225

十五、美术家评议奖 / 246

十六、我差点成了地主 / 248

十七、艾仁·洛齐埃 / 251

尾声 / 254

一、从留尼汪岛到蒙比利埃法学系

我的家庭—早年生活—对漂亮军服的羡慕—我想当法医—中学毕业考试—我放弃医学专业—决定让我学法学

我出生在留尼汪岛。这个岛屿号称“印度洋的珍珠”，起初名叫野人岛，马利乌斯－阿利·勒布朗^①对它的迷人风光与多姿多彩的风俗作过精彩的描绘。当我讲起自己的故乡时，不时有人问我：“你们那个岛有多少人？面积有多大？”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谈到过，留尼汪岛比法国最小的省还要小，这自然得除开塞纳省。至于岛上的人数，我从来都不知道。

不过，我却知道，野人岛上最早的殖民者主要是来自法国的贵族家庭：许多王室法令断言，贵族们来这里开疆拓土并不违法。那儿也有一些农民，柯培尔^②的政策鼓励他们移居到法国新占领的这些领土上来。大革命时期，一些“老贵族”感到自己的生命有危险，便逃到海岛上来避难。除了上述几种人之外，还有一些法国人，他们离开自己的故土来到岛上纯粹是为了冒险。

我的外祖父就是如此。他出生于法国北部，青年时代想当画家，可是最终却到留尼汪岛上来碰运气，在这里同一个双亲都是普罗旺斯人的少女结了婚。我记得，在他去世后留下来的文稿中，我发现了一封他写给某个法国朋友的书信残稿，其中提到“神圣的安格尔”。“神圣的”这一用语使我大为惊讶，因为我第一次见到用它来称凡人。

至于我父亲，他的父母从未离开过古老的伊尔·德·法兰士省。他到留尼汪岛来起初是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供职，后来却当了它的主人。来此几年之后他结了婚，生了10个孩子，我是老大。

① 马利乌斯－阿利·勒布朗（1864—1941），法国侦探小说家。

② 柯培尔（1619—1687），在任法国财政大臣期间实行重商主义政策。

置身黑人、中国人、印度人和马尔加什人及其文化的包围中，白人最关心的是如何保持自己种族和传统的纯洁性。因此，对孩子们的教育就成了极其重要的问题。

有一天，我听到诺艾米姨妈的女友说，她为她儿子向学监请假一天，因为她想带这孩子到城外去。

“好。”学监回答说，“可是您得为他写一张假条，说是他生病了。”

“怎么？要我为我的埃德瓦尔德树立一个撒谎的榜样？我会在他面前羞愧得无地自容……不，最好还是让他上学吧。”

自然，那时对少女们所提出的那些严格要求和规矩，今天只会使我们感到好笑。我在巴黎见到的南美白人少女所受的也是这种教育，这是由于迄今为止智利、乌拉圭和巴拉圭少女的老师和我们留尼汪岛少女的老师完全一样，都是可敬的修女，她们在女子寄宿学校中所坚持的是古老法国的礼仪。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见到一个留着满头秀美长发的巴西女郎时，我是多么惊奇。

“小姐，您为什么不把头发剪短呢？”

“我若是这样做了，当我回到利奥时，大家都会指着笑骂我！”

两年之后，我又见到了这个迷人的外国女郎。应当说，这一次她梳的是贞德式的时髦发型。我相信，留尼汪岛上的少女现在也会这么做……

回顾童年时代，我看见了那只站在横杆上的鹦鹉。我非常想弄到这只鸟儿的一片羽毛，可是，当我看到它连最硬的种子壳都啄得开时，就一直不敢接近它。尽管我当时年纪很小，我还是发现，邻居家的黑人孩子一直在模仿我的一举一动。有一天，我当着他的面从小鸡尾巴上拔下一片毛来，然后指了指鹦鹉，对他说：“你也从它身上为自己拔一片美丽的羽毛吧。”可是他连连往后退，用手蒙住脸，说道：“这不好。”于是，我再也不想那令我朝思暮想的羽毛了。

鹦鹉站的横杆固定在院子里的芒果树上，横杆下是个小花圃，在花圃里的众多花草中，盛开的向日葵显得特别鲜艳。有一次，我和我的一个弟弟为争夺这小花圃的所有权争吵起来，诺艾米姨妈劝解我们说：“我们把这横杆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吧，让那里再长出一个小花圃来。那时，你们就不会再争吵了。”

我问姨妈：“鹦鹉既不会翻地，也不会播种，它怎么会培育出个小花圃来呢？”

“这个问题嘛，小傻瓜，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她回答说。

可是后来我发现，鹦鹉把种子壳剥掉后，就把它扔到地里去了。就这样，我明白了小花圃里的花草是怎么来的，它们为什么如此杂乱无章又如此迷人。

当时，我对花草真是入了迷。当大人对我的表现感到满意时，就允许我从花

坪上采摘它们。此时，我是多么高兴啊！我最喜欢的是玫瑰。不知为什么，我认为大丽花里有某种人为的乃至金属的成分，尽管我说不出来所以然来，我还是觉得它不是真花。不过，我得承认，多年之后，雷诺阿让我选择的两幅画中，一幅画的是玫瑰；另一幅是大丽花，真使我为难透了。

我们家客厅里有一个陈列柜，其中不仅有当地的动物标本，如苇莺、蝴蝶以及贝壳等，还有染成彩色的各种假花。诺艾米姨妈的女友们都说她有绘画天赋，她本人也为此而感到自豪，并认真地把这些假花画进了她的纪念册。

“花园里的鲜花更漂亮一些。”有一次我对她说。

“不错。可是，用禾秸做的花永远不会枯萎。”姨妈反驳道。

后来我才知道，由于同样的原因，塞尚最艳丽的花束是照着纸花画的。

我继续纠缠父母，请求他们同意我按照自己的意图对花园作一些改造。可是每次他们都这样回答：“过些日子再说吧……待你长大之后！”

我暂时只能请求姨妈把鹦鹉连同横杆一起一会移到石竹花上，一会移到凤仙花上，或是放在玫瑰花丛上方，陶醉在我以这种方式所制造的种种美妙图景之中。记得我当时最喜欢百合花坛，色彩斑斓的鹦鹉在这个花坛上显得像是个会放射彩光的魔影。我还有一只黄猫，我是一天早上在花坛边的勿忘我花丛中发现它的。我还不不懂什么叫作补色，可是这样的色彩搭配还是令我欣喜万分。

有一回，我用雏菊和白色紫罗兰扎成一个小小的花束，我觉得它实在美极了，急忙拿去给诺艾米姨妈看。

“听我说，”她说道，“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两种白花混合在一起，它们会显得很难看。”

“可是，姨妈，它们的白法不同啊……”

“反正都一样……我告诉你，这很单调。”

然而后来我听雷诺阿说，他曾努力创造“白加白”的效果。“这非常复杂，”他说，“可是在绘画中没有什么比这更吸引人、效果更强烈。”

我孩提时代的一个心愿是当……奴隶！因为我听大人们说，以前曾经有过奴隶，他们不得不经常住在深山老林之中。

“这就是说，奴隶的保姆们允许他们到那里去吗？”

“奴隶没有保姆。”

没有保姆而且能够一个人到森林里去，这实在是太有趣了！

有一天，我津津有味地观看一幅古画。画上有一个人黑人坐在椰子树顶端，树旁围着许多猎人和猎犬，猎犬汪汪直叫，一个劲地往树干上蹿。姨妈对我解释：

“这是个逃跑的奴隶，他不愿从树上下来，等着主人对他开枪。”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自己什么地方被打成残废，免得再继续劳动。你看这奴隶有多懒！”

她的解释打消了我独自到森林里去的愿望，因为那里可能会碰到许多不顺从的奴隶。从此之后，每当我们散步从林边经过时，我都本能地紧紧抓住姨妈的手。

我4岁时显现出爱好收藏的特点。由于严格禁止我碰家里的任何东西，我满足于自己在花园中找到并且任何人都不会想要的物品，比如，我收集大鹅卵石。当我的这类藏品相当丰富时，没想到它们竟不翼而飞了。原来家里需要补墙，我的这些宝贝石头自然被拿去派了用场。

我马上就把这伤心的事撇在一边，又去收集各种破罐破碗，我特别喜欢那些蓝色瓷器的碎片。可是，我的父母认为让孩子玩这些锋利的东西太不安全，于是这些瓷器碎片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还受到警告：我的一切藏品都要被夺走。那时我年纪还小，还未读过马克·吐温的《回声收藏者》，否则，我会觉得自己的前程有多么美好啊！那样，我就会收集从我家花园里发出的以及从邻近的花园里传来的各种各样的奇妙声音！我最后虽然失去了一切，但是我仍然可以欣赏到收藏在我故乡的自然科学史博物馆里的珍宝：千奇百怪的贝壳以及狮子、老虎和各种鸟类的标本。这又有什么用？恕我直言：它们并未给我留下多深的印象。

博物馆院子里有一头豪猪。它与其他展品不同：不是标本而是活物。给管理员5个生丁，便可以用小棍子碰碰它的鼻子。这时会出现真正的奇迹：它的箭毛顿时倒竖起来。而管理员警觉地注视着它，随时准备挡住我们本能地向它伸去的手。“喂，你们可得小心一些！否则，你们会把它身上长的针拔光的。”他警告说。

我满6岁时，父亲说：

“现在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你应当在诺艾米姨妈的指导下认真做功课。”

上面多次提及的诺艾米姨妈，是我母亲的姐姐。她一辈子没有结婚，完全献身于教育自己的甥侄甥侄女。我母亲成天忙于家务，把她看作是极其宝贵的帮手。诺艾米姨妈对托付给她的这些孩子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如同母鸡关怀小鸡一样。无论是她的长相，还是她那披巾遮掩着的浑圆肩背，都使她看起来像一只小心翼翼地把小鸡保护在自己的翅膀之下的老母鸡。

这个老处女总是害怕魔鬼。我经常看到她胸前挂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这是为了保持心灵纯洁，我的孩子，为了不成为魔鬼的牺牲品。”诺艾米姨妈解释说。她还给我读《阿尔斯神甫行传》，这本书里说，魔鬼一刻也不让圣徒安宁，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引诱他……

我发现，当我们去比尤罗洛舅父家时，我姨妈画着十字急急忙忙从一幅画有敞胸贵妇人的画图前走过，这是拉斐尔圣母像的复制品。就我个人而言，这个“贵妇人”并没有吓倒我，我天真地认为，如果这也是魔鬼的化身之一，那这魔鬼本身想必并不那么可怕。

一天深夜，我忽然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起来，好像有什么人在抓地板。尽管四下里漆黑一片，我还是发现地上有一个白色的像小棍子一样的东西，沿“之”字形路线向前迅速移动。这莫非是魔鬼的化身吗？想到这里，我不禁惊叫起来。女仆闻声赶到，我恐惧得浑身发抖，好不容易才让她看到了倚在屋角的那个白色的怪物。她俯下身去，从地上拾起一截蜡烛嚷道：“这老鼠真是个大傻瓜！它的洞口那么小，怎么能把这节蜡烛拖进去呢？”

原来，这不过是一只偷蜡烛的老鼠玩的把戏。从此，我更加不怕魔鬼了。

父亲亲自负责管教我的时刻来到了。

他是一个对自己的亲人满怀温情的人。可是，他律己既严，因此觉得严格要求别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他的观念中，孩子们只有拿到大学文凭，将来的生活才会有保障。我不能说自己对学习有反感情绪，但是应当承认，我天生对某些学科缺乏才能，比如数学、地理和绘画……我最感到困难的是绘画。我从来不会画孩子们喜欢画在作业本上的那种小人儿。

每天早餐和午餐时，家里谈的尽是有关考试和作业成绩等问题，直到天擦黑，我们也得不到自由。晚饭后又得检查当天的作业和预习第二天的功课。我弟弟由于同我的年龄相差不大，也和我学一样的功课。父亲对于希腊文和拉丁文特别重视。若是晚饭后来不及检查家庭作业，我们第二天天不亮就得起床。我们手持蜡烛从我们睡觉的二楼下到一楼，而父亲已在那里等候我们，要我们做严格的对等翻译。他对于我们学习的这种苛刻要求和严厉督促使我们感到很难忍受，我们觉得自己非常不幸。然而这一切不愉快实在微不足道：父亲在我们这个年纪的生活要更艰难得多。

作为一个不起眼的律师事务所的职员，他靠夜间的自修来补充自己的学识。除了当律师之外，他只同书本打交道，其中有些书单的书名直到现在都令我感到

恐惧。我记得有保罗的《逻辑学》、狄卡儿的《方法论》、马勒伯朗士的《真理的探索》。这种专注使他的知识显得有些单一枯燥，思维方式带有某些清教徒的禁欲主义色彩，而他又把这一切强加给周围的人。因此，我们虽然接受的是天主教教育，但却失去了这一宗教认为最虔诚的信徒所应得到的欢乐。我还记得，当母亲按照青少年书目给我买了一本供12岁孩子阅读的《安徒生童话》时，父亲是多么生气。

“把这本书拿给我看。”他说。

他指着《皇帝的新衣》这个故事，吼道：“成何体统！这里居然谈的是一丝不挂的人！……”

于是他把这本书没收了。

然而真正使我父亲感到恐惧的却是女人。当一个剧团来到岛上演出《玛利亚或是天赐》时，我的一个舅舅想带我去看。这一想法使父亲惊恐万分，因为他认为，单是女演员出场就会使我这个年龄的男孩子产生“邪念”。当时我已经16岁了！还得补充一句，我们家请的女仆都是最丑的，而且还不单是女仆。由于我要学英语，有一天，我对父亲说：“听说有个名叫波卡日的夫人现代语言教得很好。”

顺便说一下，这位波卡日夫人是个很可爱的寡妇，由于她体态丰满，虽说年已四十，但是并不显老，与此相反，她在我这个年龄的少年心中还引起了强烈兴趣。

过了许久之后，父亲对我说：“我找到了一个英语女教师，她的语音比你那个波卡日夫人好……”我不知道实际情况是否真是如此，但有一点却是我亲眼所见、千真万确：请来教我的这位热里耶夫人长得实在丑得出奇。

幸好我们必须服从的严格纪律使两个月的假期时间过得很快：这个假期我们全家都来到了布留勒。布留勒位于海拔五六百米高的地方，灌木丛生，到处是山楂树、绣球花和茶树，各种植物混杂在一起，如同布雷东^①版画中描绘的一样。这里的河流弯弯曲曲，形成许多险滩飞瀑。这里的雾气蓝莹莹的，傍晚时分从山顶降下，如同棉絮叫人摸不着，似乎由惠斯勒^②油画上令人惊叹的银灰色调组成。

天气特别晴朗之时，从布留勒山顶可以看到远处的一座雪白的山峰，它叫作皮同德列日山。我16岁那年，父母同意我到那儿去作了一次考察。

“啊，真正的白色在哪儿呢？这才是白色！”我惊叹不已。

“这儿还有蓝色，先生。”我身后的一个黑人说道。

① 布雷东（1827—1906），法国风景画家。

② 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

我更加注意地观看了一会儿。应当承认，黑人说得有理：白雪上的确还有一些蓝色的反光。“可是，”我暗自寻思，“尽管有这种蓝色色调，它为何依然白得如此迷人呢？”

多年之后，在观察洗衣女工的工作时，我问道：“您为什么要往漂洗衣服的清水里加些蓝色颜料呢？”

“为了使它显得更白。”那女人回答。

有一天，我在家里发现一本曾经属于我祖父的画册，其中印有许多法国军官的军服式样。看到这么多华美的军服，我想：我要是什么时候能够穿上一套这种漂亮的服装，那该有多好啊！

一个星期天，当我参加完隆重的弥撒离开教堂时，我见到几个军官，他们所穿的军服比我在祖父的画册中所见到的漂亮得多，这使我惊讶得目瞪口呆。打听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海军医生和药剂师。他们头上戴着带装饰图案的大檐帽，因此，若是单看帽子，很容易把他们同将军弄混。海军医生和药剂师服装的唯一区别是衣领和袖口处天鹅绒的颜色：药剂师的为绿色，而医生的是深红色。我喜欢的是后一种颜色，因为黄金做的军功章和徽章在深红色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光彩夺目。

打定主意之后，我对父亲宣布：“我想当海军医生！”

他无动于衷地回答说：“你至少首先得把中学的功课学好。”

不久之后，作为维克多·雨果狂热崇拜者的文学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古今作家作品中的荒诞手法》。我记得，《克伦威尔》的序言对这个问题谈得很精辟，便一字不差地把它照抄下来。结果，老师给我判了个最差分！热约老师尽管对雨果崇拜得五体投地，但认为我的作品除了激情之外一无所有。他觉得我的作文荒诞不经，辞藻过于华丽，于是决定让我的同班同学来看看我狂热到何等地步。他还没读完，同学们就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我委屈到了极点，本想承认这篇作文是抄来的，可是一转念，又觉得还是以装聋作哑为妙：毕业考试就要开始了，而热约老师不仅是文学课的主讲老师，还是考官……

在留尼汪，中学毕业考试与其说被家长们看得极其重要，毋宁说更令学生们感到恐怖。考试委员会的成员不仅有学校校长和老师，还有法官。不难想象，当学生们突然发现自己面对国家司法官员时，他们是多么惊恐，他们会这样想：我们似乎不是学生，而是等待判刑的罪犯。更何况我有几门功课学得很不好，其中包括历史和地理。而在进行这两科目考试时考试委员会主席即国家检察官都会亲

临考场，他的严厉令考生们闻风丧胆。只有奇迹才会帮助我，而这奇迹果然出现了：就在国家检察官刚开口准备向我提问的那一瞬间，一名警察闯进试场，直跑到他面前。此人报告说，市政厅对面的街心花园里发现一具吊死在酸梅树枝上的印度人尸体。这里的人称印度人为“自由工”，专门到印度去招募他们来代替黑人，因为黑人获得自由之后，不再是奴隶，获得了选举权，认为劳动与自己的新地位很不相称。这个自缢身亡的“自由工”因为思乡不能归，才采取了这种解除劳动合同的不文明方式。再说，死亡还有一个好处：能让他回到祖国。

简而言之，警察是来向检察官报告所发生的事情的。他急于请示的是，是否应当把那人用来自缢的绳子割断。

检察官急急忙忙地同警察离去了。就这样，形势变得对我很有利。真是好事成双：继续进行这一科考试的是另一位考试委员会成员——学校的历史老师，此人是我们家的老朋友。就这样，我顺顺当当地拿到了毕业证书。

现在我可以到法国去攻读医学了！由于医生得经常开处方并且在处方单上用叫人难以分辨的字体签名，我开始练习把字写得像鸡爪子抓的一样。可是这一切全是无用功。父亲对我作了一次独特的考验：他领我进医院去看动手术。一看到血我就差点晕过去。我只好痛心承认，我必须放弃自己梦寐以求的宽檐帽和金太阳。

我当医生的梦想就此破灭了。大家一致认为我应当研究法律。父亲选择了蒙彼利埃的法学系，他认为我在适应北方的严寒气候之前，应当到南方去见习一段时间。

二、赴巴黎的最初印象

马赛令我惊奇的情况——我在蒙彼利埃学法律——佩杰托药店

马赛给我的第一印象令我感到意外。马赛是东方的大门，马赛是幸福之城……我一直认为它是个神奇的城市。可是我上岸后所见到的却不是这个样子。面对周围纷纷扰扰的情景，起初我颇为困惑，可是很快就清醒过来。“总而言之，这也是一个留尼汪，只不过大得多罢了。”看着心事重重、东奔西走的人群，我这样想。如同在我那所有的人都互相认识的小岛上一样，我向一个女人打听安利·泰雅尔先生住在什么地方，并且，当她毫不犹豫地告诉我此人的门牌号码和楼层时，我一点儿也不怀疑。原因很简单：我所询问的这个女人原来就是我朋友泰雅尔的女佣，只不过我此时还不知道（直到在泰雅尔家里进餐时，我才认出上菜的女佣就是她）。一路上令我惊奇的东西可谓不胜枚举，比如那总是挤得满满的电车。这些人是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呢？屋顶上一根紧靠一根的烟囱也使我感到奇怪，有一根特别有趣：几根铁皮管子竖立起来，每根管子的顶端都戴着一个尖顶帽，使人觉得像是几个人聚在一起，互相点头。后来，当我观看一幅立体派绘画时，我想：“这景象我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便是地地道道的马赛烟囱管。

当我看到奶制品商店货架上摆着的大块黄油时，我也惊诧不已。因为在我的故乡，黄油是稀罕之物（它主要来自欧洲，通常是装在小盒子或小瓶子里出售，食用时须用刀尖挑出来）。这些似乎在傲然地炫耀自己的巨大黄油块，令我惊奇得睁大眼睛。还有一样意想不到的东西便是切黄油用的线。黄包车在我心中激起真正的愤怒。我的童年时代充满了《汤姆叔叔的小屋》之类的故事，我非常清楚，不会再有奴隶，然而我们看到的这些拉黄包车的人，却像驴子一样操劳！……

我在马赛逗留的时间很短。在进入蒙彼利埃大学之前首先得寻找一个我付得起钱的公寓食堂。我总算找到了，这儿每月 50 法郎，早晚还供应小吃或汤、肉菜、蔬菜、奶酪、水果和半瓶葡萄酒，外加面包。我在这儿认识了一位从贝济耶来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